

四書經注集証

第一函
八冊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許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

三遷志公孫丑齊人也葬鄒境內城西北十里公孫社陶潛集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按春秋時諸侯之子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諸子無封邑爵號者皆以公孫爲氏丑齊人而姓公孫疑亦齊之公族歟

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

詳論許猶語

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蹵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
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
爾何曾比予於是

楚子六反 蹵音拂
又音勃 曾並音增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

漢趙岐註曾西曾子之孫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子之子
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此可
見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為曾申無疑禮檀
弓鄭注曾參之子名申二說皆與註不合列女傳黔婁先生
死曾西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為諡其妻曰以康為
諡西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
酒肉何樂於此而以康為諡乎其妻曰先生不戚戚於貧賤
不欣欣於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其諡曰康不亦宜乎西
曰惟斯人也而有斯婦

蹵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蹵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

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

按左傳魯莊公九年桓公納鮑叔之言以管仲爲相後三十八年當魯僖公之十二年齊侯猶使管仲平戎於王至僖公十七年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蓋已四十三年矣

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畧也楊氏曰孔子君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子爲之爲去聲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平聲

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

反手言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易去聲下同與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

禮文王世子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士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

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朝音潮商音隔

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

聖之君

史記殷本紀湯崩太甲立稱太宗詳大學太宗崩于沃丁立沃丁崩弟太庚立是為帝太庚太庚崩于小甲立小甲崩弟雍己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雍己崩弟太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崩問伊陟伊陟曰臣聞

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歟君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柘
死伊陟贊言於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殷復興與諸侯歸之故
稱中宗中宗崩子仲丁立仲丁崩弟外壬立外壬崩弟河宣
甲立河宣甲時殷復興與諸侯歸之故
稱祖乙崩子祖辛立祖辛崩弟沃甲立沃甲崩立祖辛之子
武丁祖丁崩立沃甲之子南庚南庚崩立祖丁之子陽甲陽
甲之時殷衰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
代立比九世亂于是諸侯莫朝陽甲崩弟盤庚立盤庚之時
殷道復興與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盤庚崩弟小辛立
殷復興與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盤庚崩弟小辛立
行德天下成
驪殷道復興

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

史記殷本紀帝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
甲帝甲淫亂殷復興與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盤庚崩弟小辛立
丁崩子武乙立武乙無道暴雷震死子太丁立太丁崩子帝
乙立殷衰帝乙長子曰微子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母正后
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謂帝辛天下謂之紂按武丁至紂
歷九帝而註僅云七世者祖甲庚丁皆以弟繼兄故也書稱
祖甲能保惠於庶民故享國長久今指為淫亂蓋史公本
國語帝甲之亂七世而殞為說然蔡傳則云左氏承譌襲謬

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爲正其說允矣又按湯之太子曰太丁今武乙子亦曰太丁不應孫與遠祖同名且商家以丁名者多矣皆以上一字別之何以此獨無別恐亦相傳之誤

故家舊臣之家也

按書盤庚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其政古我先王稽乃祖乃父胥及逸勤微子弗其耆長舊有位人康誥汝不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君奭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股禮陟配天多歷年所此可見故家之猶存也書酒誥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又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左傳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分魯公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誦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此可見遺俗之猶存也書伊訓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徇于貨色淫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

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康誥汝陳時臬
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此可見流風善政之猶存也
微子詳論語呂氏春秋仲冬紀紂之同母三人長曰微子啓
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紂也中衍卽微仲家語微子
弟仲思名衍一名泄史記開弟衍是爲微仲禮記鄭注微子
適子死立其弟衍檀弓舍其孫臚而立衍是也此于箕子
詳論語呂氏春秋季冬紀誠廉篇膠鬲殷之賢人也遭殷末
之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於殷文王崩武王立使叔旦就膠
鬲於四內地名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
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慎大覽貴因篇武王伐
殷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師將何之無
欺我也武王曰不予欺將之殷也膠鬲曰以何日至之武王
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日報矣膠鬲行天兩日夜不休
武王疾行不輟軍士皆諫曰兵且疲矣請休之武王曰吾已
令膠鬲以甲子之日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
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
殷郊因戰大克之武王入殷問膠鬲殷之所以亡膠鬲曰王
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宴期則弗
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以其主惡告
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以
此告王矣韓非子喻老篇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
王不予費仲來求因子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

然也

茲 鎡音

磁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按漢書樊鄴滕灌傳贊引作茲基禮月令正義引作鎡鎡齊民要術亦作鎡鎡說文楊齊謂之鎡鎡廣雅鉏也廣韻大鉏又鋤別名也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辟與闢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

禮王制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之夏官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
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蹋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袂成幘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說文悴憂也玉篇心急也
廣韻憔悴瘦也憂愁也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
詳七百有餘歲考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

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郵音尤

置驛也郵駟也所以傳命也

周禮秋官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新安陳氏曰如漢五里一置左傳楚子

乘駟會師東陽許氏曰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書西域傳駟置以聞師古曰卽今驛馬黃霸傳郵亭師古曰行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丹鉛總錄說文驛置駟也從馬畢聲駟驛傳也從馬日聲驛主於騎言馬也駟主於傳言車也置緩郵速驛遲駟疾置有安置意猶今制云日行一程郵有過而不留意猶今制云倍道兼程

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

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乘去聲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相去聲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

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疆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禮曲禮四十

曰強而仕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賁音奔

孟賁勇士

通考孟賁齊之力士能生拔牛角秦武王好多力士賁往歸之許慎淮南子注孟賁衛人秦策奔育之勇注孟奔夏育皆衛人呂氏春秋孝行覽必己篇賁過河先其伍船人怒而以楫楫音器擊也其頭顧不知其賁也中河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鬚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又况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說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兕虎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尸子人謂孟賁曰生乎勇乎曰勇賁乎勇乎曰勇二者人之所大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此其所以能攝三軍服猛獸也

告子名不害

孟子考異文選陳琳爲曹洪與魏文書有子勝斐然之志註引墨子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猶跂以爲長偃以爲廣不可久也勝蓋告子之名豈卽孟子所謂告子歟漢趙岐註告子兼治儒墨之道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四書釋地又續浩生復姓不害其名與見公孫丑之告子及以告子題篇者自各一人趙氏偶於告子篇誤註曰名不害且臆度其嘗學於孟子執弟子問者朱子亦沿其誤移註於公孫丑篇此釐革之未盡者也或疑告子名不害子勝是其字

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爲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爲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

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勦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

北宮姓勦名

氏族略北宮氏姬姓衛之公族也淮南子主衛訓握劍鋒以離北宮子馬刺費不使應敵高誘注北宮子齊人孟子所謂北宮也應猶擊也按衛有北宮括見左傳成公十七年北宮佗見襄公十三年杜註括之子也北宮喜見昭公十年

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

說文褐編衣一曰粗衣詩幽風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注褐毛布也左傳襄十三年余與褐之父睨之注寒賤之人也列子北宮子衣其褐褐有狐貉之溫注裡若僅登所著衣長褐也市朝見論語

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

勦蓋刺客之流

史記有刺客列傳載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五人

以必勝為主而不動

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
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舍去聲下同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

漢趙岐注孟姓舍名施發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則但曰舍宋孫奭疏孟姓名施舍發言之音也朱子從趙說

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
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
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

施舍守約也

扶夫音

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